



夢占類考卷五

藏書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棟字部

殿 殿屋兩瓦墮地

魏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魏史

殿而登殿

齊高帝夢殿而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

棟字

卷之五

而不識問之荅曰順子後說者以為梁武嗣齊之兆北史

登湛露殿

傳遊藝初除右補闕上書稱武氏符瑞合革姓受命則天甚悅擢為給事中數月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年九月革命改天授元年賜姓武氏驟承榮寵一夕夢登湛露殿旦而陳於所親為其所發伏誅唐書

落殿孝子扶上

玄宗嘗夢落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問高力士力士云孝子素衣此是韋見素耳帝深然之數日自吏部侍郎拜相

廣異記

殿傍一大漢

成祖一夕夢殿欹側傍一大漢扶而正之次日邢端以監生侍宴成祖見其貌與夢肖遂擢為監察御史井陘志

孔林登殿

大司成徐公顯卿病癩療之腐而不潰痛楚萬狀肌肉消盡幾於殆矣一夕夢至孔林登殿上聞外間隱隱有前呵聲頃之人入報啟聖公來視公徐以病狀自歎再三辭以不便頃之其人復入云不敢強面矣而呵聲隱隱自殿東角而沒頃有二婦捧二合入云啟聖饋食也開視其一合惟一瓦器器中惟一熟葫蘆勸徐食徐意難之一婦即持

去其一復進開視亦一瓦器器中一熟茄徐重違其意即食之味美甚其婦曰緩之中有鹿肉徐盡食謝之而去覺後口中津津有餘味也次早即潰潰即無所痛楚不踰月而愈

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

詳品物部蔡茂大殿官府之象也

宮 黑風破宮

夏桀夢黑風破宮無何有南巢之放宮以墟焉

入章明宮

吳王夫差夢入章明宮公孫聖曰章者戰不勝走僂也

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詳地理部

兩鍤殖宮牆

吳王夫差夢兩鍤殖宮牆公孫聖曰兩鍤殖宮牆者越軍入吳伐宗廟掘社稷也詳地理部

廬山西北置一下宮

開元中帝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集於庭中有一朱衣神來謂云我九天使者欲於廬山西北置一下宮自有木料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寤即遣中使詣山果有基址信宿有巨木千數自至堂殿廊宇皆得其用後驗此木蓋昔時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沉於湓浦者也

餘夢記

棟宇

兒在慶寧宮

宋主未立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與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太后言昨夕一夢甚異見我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者神宗也韓琦即曰却在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琦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

宋史

衆君子立於社宮

詳名姓部曹人

廬吾廬冒風雨

洪武中許方知南昌府惓惓於學校嘗夢一儒者曰吾廬冒風雨久矣冀太守脩之莫詳所以及見徐孺子像方悟遂葺其亭

南昌志

門中側耳

魏仍將赴選祈夢夢見侍郎李彭年使人喚仍於銓門中側耳聽之明日解者云門中側耳是聞字已而果得聞喜

夢題院門

黃公度初發鄉舉入試南宮既出院夢題院門曰依舊家山萬里重新場屋三年是年以誤用韻榜罷次科赴省試乃得第

天祥入門卽仆

京師民某氏一日夢文天祥至其家方入門卽仆而死是年春朱恭靖及第一夕下樓偶失足顛仆良久始甦蓋天祥乃宋丙辰狀元也

湧金門

李學憲夢陽夢走西陸過湧金門有紀夢之作空同集

北首寢廬門之外

詳飛鳥部宋景公

黃熊入寢門

詳走獸部鄭子產

壞大門及寢門而入

詳人身部晉侯公

一門不得入

詳人身部陶侃

繞舍三周不知門處

詳地理部敦煌郡

芝產門楣

詳品物部王待制

戶其釵留戶楣

吳人費季久客于楚時道路多寇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族

廬山下各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數年矣憶與妻別時戲取其金釵著戶楣上臨發失與道此是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吾行時嘗取汝釵留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遂成服發喪後一年餘季來歸搜神記想季語時必有鬼物聞而相戲如此

戶已開

詳人身部張興

廟 太子欒卽位於廟

詳爵祿部宋元公

惟幙孟氏廟

詳帷服部孟僖子

蓐收在廟

詳人身部號公

堂 講陰堂之奧

周磐年七十三歲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以一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為知命焉後漢書

棟宇

堂內日光自牕中

北魏孝文高后幼年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牕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閔宗宗曰此奇徵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况日照之徵此女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後入掖庭生宣武追諡文昭

北史

講堂照鏡

詳成器部崔湜

屋

乘龍至屋而止

郭瑀與敦煌索嘏起兵運粟以應王穆後穆聽讒將害索

嘏瑀諫不從乃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遂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乎古之君子不卒於內寢於是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晉書

水缸屋壞

趙王倫將廢賈后張華方晝寢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華遂被害

晉書

天氣屋舍傾壞

晉安北將軍司馬恬於病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屋舍

棟宇

卷之五

六

傾壞君為治之後訪之乃知鄧艾廟在京口草葢乃為立瓦屋隆安中有人與女子會於神座上有一蛇來繞之數匝女家追尋見之禱祠不解而死

幽冥錄

梁棟坐屋梁柱上與華公書家見屋梁柱而惡之具於沈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字曰范氏宅後雲經沈攸之之變屢瀆於殆幸而獲免至是瑀為高祖說之高祖曰雲得不死此夢可

驗梁書

與屋棟飾黃土

鄭處誨登進士累遷工部侍郎時族父朗為定州節度使

處誨因早朝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已為浙東觀察使而朗為汴帥留連飲餞仰視屋棟飾以黃土賓從皆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致手書令先疏所夢比至汴宴於清暑亭賓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黃土也四座感歎無何處誨朗相繼卒

唐書

梁棟梁戶牖皆金飾

朱士美宣和初被選入京夢遊一室棟梁戶牖皆以金飾之後乃調金堂尉

夢譚

三人潛伏梁間

金蒲察琦以刑部掾襲謀克守緒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
琦與其選與同事元好問交相得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髻
琦謂好問曰此事在京人皆可琦獨不可今以一死付公
然死則死付公一言亦剩矣遂涕泣而別琦至其家母方
晝寢驚而寤琦曰阿母何為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
驚寤琦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母夢先見耳家人
輩泣且勸曰君獨不念老母歟母曰毋庸勸兒所處是矣
琦即自縊金史按琦一人欲懸梁而母乃夢三人豈精絜神之謂耶

日出室內

北魏主拓跋珪母賀皇后初因遷徙游於雲澤寢夢日出
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歛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
月七日生帝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北史

日光滿室

哲法師母曹氏嘗夢日光滿室因有娠是生師則天臨朝
屢徵不起開元間示化於聚福寺汾州志

火藝寢室

詳燈火部崔浩

宅數十人料理宅舍

劉沙門居彭城病亡妻貧兒幼遭暴風雨牆宇破壞其妻

棟宇

泣擁穉子曰汝爺若在豈至於此其夜夢沙門將數十人料理宅舍明日完矣

甄異傳

楹 奠兩楹之間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來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

宗子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禮記按古本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

五字

左廊右廊

蜀僧悟詮有慧性峽州富人程夷伯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曰汝今年當死可問悟詮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負悟詮字程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詮曰老僧無求但覓一杯水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卽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婦人衣冠嚴整皆相欣悅右廊盡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修捨橋路人右廊是毀壞橋路人若爾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夢

棟宇

覺發心凡百里之內橋梁道路一一修整工畢僧復來云
汝作此事可延十年程自是於道路上用工不倦壽九十
二五世昌神僧傳

齋 願父暫出東齋

齊董青建既死其父賢明於閏月十一日夢建云願父暫
出東齋至十四夜聞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備
言冥中得佛力賢明遂以出家名法藏云法苑珠林

經德齋生為省元

紹興初有夢經德齋生為省元者時太學諸齋無經德之
名至二十七年祭酒周綰請增三齋曰節情經德立禮至

乾道間何澹從經德齋冠南宮此夢兆於三十年之前云
樓帶印綬登樓而歌

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
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
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
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通鑑綱目

萬歲樓上挂冰

李鑄初與韓臯不協及鎮浙右夢萬歲樓上挂冰因自解
曰冰者寒也樓高處也豈韓臯來代我乎未幾臯果自鄂
州移治浙因話錄

登樓與坐席

詳帷服部柳遐

臺 白臺四望無所見

北魏樂平王不夢登白臺之上四望無所見日者董道秀筮之以為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道秀棄市高允著筮論以為當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當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也如是則上寧下保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本而從末釁之至不亦宜乎

北史

登臺遇蛇化龍

董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宋主微時往依焉遵誨

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宋主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丈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宋主乃辭宗本去及即位遵誨被召伏地請死宋主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蛇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

通鑑

亭 秦亭

余靖嘗夢神人告以官止工部尚書而死秦亭後至是官常畏過秦及安撫廣西代歸時年已六十五途卒其處則江寧府秦淮亭也

宋吳一亭扁曰侍康

宋吳近夢至一亭扁曰侍康未幾生女年十四時高宗為
康王選入宮乃徵侍康之兆後進位皇后

夢談

觀人登昆吾之觀

詳人身部衛侯

城羸袒冠幘踰城

彭寵妻夢羸袒冠幘踰城髡徒推之五年春寵齋獨在便
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着牀告外吏云大王
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
命呼其妻妻入大驚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辨裝於是兩
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

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
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
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縑
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
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
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

後漢書

黃衣圍城

陳後主夢黃衣圍城乃盡去繞城橘樹及韓擒虎賀若弼
兵不久入建康乃知圍城之兆云

葵生城內

陳宇

卷之五

詳植物部苻堅

牆任城家四面牆崩

詳什百部中山王熙

榘 勿渡朱雀榘

徐羨之為王雄少傳主簿夢父作謂曰汝從今以後勿渡

朱雀榘當貴羨之後行半榘憶先人夢急迴馬幾蹶而起

後果至宰相 幽明錄

梯 空中一梯雲繞

莆田鄭僑惠叔乾道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夢空中一

梯雲氣圍繞竊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俄身至

雲梯側遂登之及高層仰望則有大石蒼然如鏡面正懼

壓已忽冉冉昇騰立於石上驚覺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

既而為天下第一其次曰溫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

編排石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云 容齋隨筆

井 井中生棄

何祗夢井中生棄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棄非井中之物會

當移植然棄字四十下八壽恐不過此祗後至健為太守

年四十八果卒 蜀志

井中有人

黃翰通判安豐軍時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獄故以疑未

棟宇

決榦夜夢井中有人果於廢井得尸

宋書

清明日淘井

詳文翰部蘇軾

竈上生樹

詳品物部霍顯

廁 鹵簿入廁中

宋沈慶之在文帝時夢引鹵簿入廁中意惡之占者曰君必大富貴然不在旦夕間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慶之果以孝武時出登三公

宋書

成器部

博具附

鼎

負鼎抗俎而笑

商湯思賢夢有人負鼎抗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為和味俎者割裁天下豈有人為吾宰者哉未幾得伊尹

世說

神人覆鼎

景雲元年楊氏選入太子宮時太平公主用事忌東宮宮中左右持兩端而潛附太平者必陰伺察雖纖芥皆聞於上太子心不自安楊時方娠太子密謂張詠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禍及此婦人其如之何密令詠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煮藥醺然似寐夢神人覆鼎既寤如夢如是者三太子異之告詠詠曰天命也既而太平誅

成器

太子卽位是爲玄宗立楊氏爲后果生肅宗唐書

授湯鼎

趙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宋史

二人扛油鼎自樓而上

楊汝南每試輒夢人以油沃其首榜出卽無名至紹興乙丑候榜卽不敢就寢夜闌則聞牖下僕睡中呻吟急呼之云夢二人扛油鼎自樓而上來覓主人見主在坐執而沃之我夢中與爭耳汝南聞之大悵及觀榜有名第其名上有油蹟蓋寫榜時秉燭吏所汚也

爐盒 天人手執香爐

梁陶弘景母有娠夢青龍自懷而出再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遂產弘景爲山中宰相得道享遐壽云

眇目僧執香爐托生

梁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爐稱托生王宮既而有采女阮氏次侍始褰戶幔有風回裾帝意感而幸之遂生繹初生患眼醫療必增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目乃憶先夢彌加愍愛後封湘東王是爲元帝梁書

手執香盒

宋如璋將入試謁龍泉神廟有一僧來附耳語曰公春闈

定捷問之不荅而去已而果得第其僧入京來訪訊其名曰元通問其故曰公未至前一日夢皓首人來語翌日有官到此問官爲誰曰手執香盒者是也問名曰宋如璋至日諸公皆來或澡羞或捧筆而公獨執一香盒訊從者以名亦與夢合是以知之但當時不欲明言耳

龍泉夢記

鏡
鏡欲別兄

隋汾陰侯生竒士也王度常師事之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將終以古鏡贈度云黃帝鑄十五鏡此第八鏡也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試以禁邪多靈異大業十年度弟勣將遍遊名山爲探竒之計向度乞得此鏡持

以行每遇妖異輒爲禁伏至廬山遇處士蘇賓洞明易道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有寶鏡當衛而速歸勣以爲然卽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舍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兄請早歸長安勣夢中許之及曉西首秦路欲令鏡與兄見及還河東度旣見鏡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已失鏡矣時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也

括異聞集

神僧授以寶鑑

釋靈坦姓武氏則天姪孫母夏侯氏初姪坦夢神僧授以

寶鑑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護之及長叅神會禪師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卽見菩薩如文殊像曰與汝印驗令舉頂以手按之尋觀有四指赤痕其印跡恒見後壽至一百八神僧傳

講堂照鏡

崔湜爲太平公主所引超拜中書令湜亦私附公主以自固及玄宗將誅蕭至忠等湜弟滌謂湜曰主上若有所問不得有所隱也湜不從及見上對問失次至忠等旣誅湜坐徙嶺外時新興王晉亦連坐伏誅臨刑歎曰本謀此事出自崔湜今我就死而湜獨生何冤濫也俄而所司奏宮

人元氏欵稱與湜曾密謀進鸞乃追賜湜死時湜與尚書右丞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異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荊州夢於講堂照鏡曰鏡者明象吾當爲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由由對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爲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

驛中唐史

佛鎮塵尾書鎮

釋曇諦父康彤書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一僧呼黃爲母寄一塵尾并鐵鏤書鎮二枚旣覺見兩物具存因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塵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後隨

父之樊鄧見關中僧碧音略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言碧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碧初不憶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示以塵尾書鎮碧迺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萇餉師二物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神僧傳

杆 遺已大秤

上官昭容名婉兒在孕時其母夢人遺已大秤占者曰當生貴子而秉國權衡既生女聞者嗤其無効及婉兒長有文詞明習吏事自聖曆以後百官表奏多令參決中宗即位又令專掌制命果如占者之言時有游宴唱和亦多次

第諸臣之詩猶秉權衡焉特以淫亂撓政故不免旗下之

誅唐書

鑿 兩鑿蒸而不炊

吳王夫差夢兩鑿蒸而不炊公孫聖曰蒸而不炊者不得火食也詳地理部

牀 移公牀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晝臥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倒壓牀談藪

不牀 繩牀去地數丈

安祿山反遣大理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覽之不悅但

成器

卷之五

卷之五

二十八

傳詔皎還皎出中書見國忠問送胡之表無乃勞耶賴其不相罪狀設有惡言亦當送之乎呵使速去皎還至戲口驛意甚忙忙臥廳上繩牀夢繩牀去地數丈仰視見一人介胄中立呵叱左右二十餘人令撲之雖被拖拽廳上復有一人短帽紫衣來云此非蔣清無宜殺也遂見釋放皎數日還至洛尋而逆徒亦至皎與流輩數人守局待命悉被收縛皎長大有容止而行居前往見賊將田乾貞乾貞介胄而立即前牀間所夢者也逆呼皎云何物小人敢抗王師命左右撲殺嚴莊遽從廳上曰此非蔣清無宜加罪乾貞方問其姓云姓召因而見釋次至蔣遂遇害

廣異記

大海坐胡牀指麾

金華苗軍作亂殺叅政胡大海 上痛念之追封越國公初大海未遭難前一日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炯炯有光若紅燈及既薨敵兵有犯境者軍中輒夢大海坐胡牀指麾方略儼如生時或夜見火光遍野洶洶若數萬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似有陰助

明興禱記

為日所逐避牀下

詳日部魏世宗

白 白水出東走

伊尹毋居伊水上有娠夢有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走無

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
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於君君令乳之命
曰伊尹 呂氏春秋

炊臼中

齊賈張贍將歸夢炊臼中問王生生曰君歸不見妻矣曰

中炊無釜也張歸妻已卒

酉陽雜俎

杵以杵指腹

宋紹興間明州王氏隨夫之任懷胎過期不產羸病漸深
一夕夢金剛神以杵指腹疼不可忍及覺已生二男在牀
執金杵撞三人

張應至馬溝市鹽還泊蕪湖夜宿夢三人以鈎釣之將北
去應素與高僧曇鑑善欲呼其名忘之但喚和尚救我有
頃有一長人從西方執金杵欲撞三人三人皆怖散長人
引應去謂曰汝命盡不復生可暫還家須頃三偈并取和
尚名字三日當復命過即生天矣應即甦三日中持齋須
頃遣人將疏取曇鑑名至日食畢與家人辭別澡沐冠帶
而逝 法苑珠林

立祠求劍

弋陽郡東南有黑水河河濬有黑水將軍祠太和中薛用
弱自儀曹郎出守為政嚴而不殘一夕夢人云黑水將軍

至延之乃魁岸丈夫鬚目雄傑介金附鞬既坐曰某頃溺於茲水自以秉仁義之心未展上訴於帝帝曰爾陰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為立祠河上當保佑斯民間君有葛谿寶劍願以為贈薛既寤遂命建祠設祭水旱災沴禱之仍剗神前柱匣劍寘之有無賴者以廟劍言於賊裨將將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曉出縱掠烟霧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令前導霧開乃義營張周寨也周親擒之解其劍復歸諸廟

三水小牘

帶劍上樹

王大臨赴試夢帶劍上樹斫桂一枝甚喜及舟次劍江以

銀盂嗽口墮之急自取之身亦隨溺及得其尸手執桂一枝乃知帶劍者劍江也

六印加劍上

詳旂常部凌策

刀 三刀益一刀

王濬為巴郡太守夜夢懸三刀於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語主簿李毅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已而果遷益州刺史

晉書

索千牛刀

爾朱榮既害朝士於河陰立莊帝葛榮稱兵向京師衆號

百萬爾朱榮將與之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為道武皇帝葛榮乃奉刀道武持以授爾朱榮寤而喜曰知必勝果於陣禽葛榮

北史

寶刀授已

陳舊夢梁武帝以寶刀授已及陳武帝授禪立舊為臨川

王南史

持六刀

宋洪興祖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為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

擢知饒州

躍刀戲其前

胡章與管雙善二人皆好干戈雙死後章夢雙躍刀戲其前心畏惡之明日以符帖壁章偶泛舟出忽見雙來攀留之云夫人相知情貫千載昨夜就卿戲值眠吾即去今何故以符相厭我畏符乎

稽明錄

束草啣刀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復宦情築室于廣陵法雲寺之西為終焉之計嘗夢束草加首口啣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之俄而孫儒陷廣陵儒部將李瓊屯兵于法雲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裨將馬殷劉建封輩與瓊率眾南走瓊因彊令俱

行及殷據湖南瓊為桂管觀察使用令為荔浦令荔字草
下三刀即前夢之驗也 稽神錄

持刀落十指節

詳人身部魏莊帝

弩 執弩驅羊

黃帝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群寤而歎曰天下豈有
姓力名牧者求之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 世說

弓 賜弓乘船入海

扶南國俗本裸身被髮以女人為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
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夢神賜之弓

乘賈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詣廟於神廚下得弓便依夢
乘船入海遂入扶南外邑柳葉人眾見舶至欲取之混填
即張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懼舉眾降混填
混填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治其國納柳葉為
妻生子分王七邑 梁書

弓射狗

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明當唱策夜夢一狗從竇出挽弓
射之其箭遂擊以為不祥問曹良史良史曰吾往唱策之
夜亦為此夢夢神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
也箭者第豎也有擊為第也尋而唱第果如夢 朝野僉載

靈根可變此弓

詳走獸部傳融

箭 三箭插龜上

王文恪鏊以乙未上春宮時徐文靖溥主考久之未得魁卷徐默禱於天以祈夢兆乃夢至一所大浸茫茫不見水端忽有大物若龜昂首登岸以三箭插其上及揭榜王第一意以大浸渺漫王家在太湖也三箭者三元王初發解暨會試第一深以狀頭為望及廷試乃第三遂以為夢不盡驗矣後王在翰林以徐薦為學士為少詹事王乃往謝曰前夢三箭今應矣薦會試一也薦學士二也薦詹事三

也徐曰不然始吾夢插箭為品字之象其一品之兆乎王不敢當後王登政府秩一品云

矛 使者手持矛戟

釋慧約季父喜田獵約勸之不止避於他里恣行勦戮一夕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日殺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捉來就死驚覺汗流旦便毀諸獵具約後至其獵處有麋鹿數十騰躍隨船若有愧謝者神僧傳

屏 印手文於屏

唐開元中宮禁有美人忽夜夢被人邀去縱酒密會極歡而歸歸輒流汗倦怠後因從容奏於帝帝曰此必術士所

為也汝若復往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之上寤而啓帝乃潛以物色令於諸宮觀中求之果於東明觀得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士已遁矣

開元傳信記

杖與杖飲以藥酒

詳飲食部樂安太守

漆器執漆器

王弼著易夢執漆器隨孔子南行

梁書以為劉勰詳聖賢部

節巨篩紅豆成人

宋軋德中伐金陵城破或夢一女子以巨篩篩落紅豆成

人須臾一貴人盛冠服墮地云徐舍人也既寤聞徐錯死

鎖 菱鞋鎖

劉照建安中為河間太守婦亡埋棺於府園中遭黃巾賊照委郡走後太守至夜夢見一婦人往就之後又遺一雙鎖太守不能名婦曰此菱鞋鎖也以金縷相連屈申在人實珍物吾方當去故以相別慎無告人後二十日照遣兒迎喪守乃悟以鎖示兒兒見鎖感慟

錄異傳

奕棊 對奕授劍

梁大通三年徵晉安王綱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統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奕我以斑劍授之曰王當有此至

成器

卷之五

二十五

嘉平四月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為太子

梁書

龍吐碁經

唐翰林學士王積薪夢青龍吐碁經九部授之藝乃精

二道士奕碁

李泰伯母初無子祈禱無所不至祥符二年夢二道士奕碁戶外往觀之其一人取局之一子授焉遂孕生泰伯

雙陸 雙陸不勝

天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問宰相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狄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做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

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

唐書

殿子六赤

贈龍州李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因以詩上云紅蠟香烟撲畫楹梅花落盡庾樓清光輝圓魄啣山冷彩鏤方牙着腕輕寶帖牽來獅子鎮金盆引出鳳凰傾徵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印成

李洞集按丹鉛總錄云六赤者古之瓊爨今之殿子也葉子如

今之紙牌酒令鄭氏書目有南唐李後
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此戲今少傳

檣蒲 席地檣蒲

詳爵祿部崔龜從解者曰蒲者蒲也後當臨蒲州

舟車部

舟 乘舟判為二

義陽王琮與二弟同死桂林開元四年其子行休請身迎
柩既至無封樹議者謂不可復得行休歸地布席以祈夢
夢王乘舟舟判為二既而適野見東州中斷乃悟行休既
至趣其所發之如言而一節獨闕行休號而寢夢琮告曰
在洛南州明日直殯南得之於是以三喪歸史

合兩船

劉穆之常渡揚子江宿夢合兩船為舫上施華蓋儀飾甚
盛乘以升天既曉有一姥問曰君昨夜有佳夢否穆之乃
具說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訖不見後以元功官至僕
射丹陽尹異苑

童子乘寶船來投

釋智曠姓王氏初母將孕夢入流浴童子乘寶船來投既
覺便有娠是生曠神僧傳

張果老撐鐵船

政和間吉水楊塤將應舉夢神告之曰汝欲中式須待張

果老撐鐵船既覺以為無望矣及建炎渡江庶事草創詔
貢院有遭兵火者權就寺觀而吉州在能仁寺墳入試坐
廊廡間壁上有畫張果老撐鐵船事墳見之大喜放榜遂
有名夢談

道士飛舶入國

闍婆國王母夜夢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日乃是求那跋摩
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神僧傳

白衣女子舟覆

元豐四年夏駕里民羅滿於水中獲一石觀音像供于家
時慧聚寺僧守齋夜舫舟于此夢白衣女子曰我舟覆交

與夫皆溺死師幸容我守齋拒之女曰假一篋宿何傷守
齋開篋納之遂驚悟迄旦至羅氏家見石觀音如初出水
身猶沮洳守齋默念與夢合因乞以歸姑蘇志

乘船赴任

蜀葉逢夢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旁午迎入石窟忽報勅下
授水部檢校員外郎後覆舟於犍為郡青衣灘而死

吾舟挈汝

陳楊王本維揚尺籍當宋祚將傾扈蹕南還師次海島將
殞軍崩士卒死溺公從波濤中躍而登岸招携瘡殘匍匐
沙嶼累石支釜調糜苟活已而食盡衆得一死馬欲食之

王疲睡夢白衣人謂王勿食馬肉吾舟挈汝夜未央櫓聲入耳若寤若寐復有紫衣人杖觸王膝曰舟且至奈何不起王驚立熟視身已在舟中食頃颶風發舟如輪轉王素諳巫呪叩齒揮神須臾風息舟人謝王競進酒食既歸故里避地盱眙久之生二女季卽淳皇后也作配仁祖誕育高皇聖躬王享年九十有九

狀元舟在山前

張狀元昇父挈之赴京會試舟次小姑山下昇父夢山上數女郎執絳紗燈擁仙姑而下因問之曰仙姑何往荅曰江西張狀元舟在山前將往訪之覺而呼昇語其事是科

果及第

客坐新聞

附舟羅狀元

羅脩撰倫赴試時有一舟師夢人語之曰明日附舟乃羅狀元明早果有秀才來附舟詢其姓與夢合衆皆驚訝後果為成化丙戌狀元

易舟上封條

羅宗伯萬化赴會試至杭州北新關忽夢一老人白衣青巾從浮橋下舟揭舟上會試封條易以第一甲第一名數字隨恍惚而寤及廷試夢果驗云

狀元錄

翁姥持橈楫

舟車

卷之五

秣陵人趙伯倫曾往襄陽船人許以豕為禱及祭但狔肩而已是夕倫等夢見一翁一姥髮首蒼素皆著布衣手持橈楫怒之明發輒觸沙衝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饌乃獲濟

幽明錄

二白龍夾舫

詳地理部劉穆之

車下乘丹車駕朱馬

秦王子嬰常寢於望夷宮夢有人身長十丈髻髮絕備納王舄而乘丹車駕朱馬至宮門云欲見秦王嬰闔者許進焉謂嬰曰予天使也從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所誅暴者

王子年拾遺記然則丹車朱馬其赤帝子之兆乎

車騎聲謹

霍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會事發覺禹要斬

漢書

車騎滿門

漢何比干夢有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子未已門首有老姥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濡比干延入禮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功今天賜君策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出門不復見

幽明錄

黑憶繞車

幽明錄

陸機叅成都王穎軍事假都督討長沙王義兵敗為穎嬖人孟玖所譖將見收一夕機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及穎遣牽秀兵至遂遇害於軍中

晉書

乘車挂肉其傍

易雄為春陵令從譙王承拒王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已而力屈城陷被虜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斬乎尋而敦遣殺之

晉書

刁協乘輅車

王敦犯石頭夜夢刁協乘輅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既覺病轉劇自知必死乃囑錢鳳曰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從其下計無何敦死鳳等亦伏誅

晉書

乘車在山下行

梁秣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虞獻覆其事結証入重典貞遣相知謂獻曰我罪當死不敢祈恩但猶冀主上萬一弘宥明日是國家忌日乞得過此奏聞可乎獻荅曰此於

理無爽何謂不可適遇客飲醉遂忘抽文書旦日家人合
束內衣箱中比至帝前頓束香案上次第披之方見此事
勢不可隱便爾上聞武帝以為合死付外詳決貞聞之大
恨曰虞獻小子欺罔將死之人鬼若無知固同灰土儻有
識誓必報之貞始命絕而獻已見其來甚惡之獻又夢乘
車在山下行貞于山上推石壓之居月餘獻除曲阿令拜
命之明日詣謝門下其婦暴卒于家獻狼狽而還入室哭
婦舉頭見貞在梁上獻曰朱秣陵在此我婦豈得不死于
時屋無故忽崩獻及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併命宗人虞
騰助其喪事走下堂避之得免

還寃記

車中載日月

唐鄭光於會昌六年夢車中載日月光芒燭六合占者曰
必暴貴無何唐武宗登遐宣宗即位而孝明皇后鄭氏宣
宗之母即光之姊也光以元舅之尊檢校戶部尚書諸衛
將軍出為平盧節度使

唐書

邀車駕

周顯德中宋太祖尚幼從辛文悅肄業文悅夜夢邀車駕
明日請見乃太祖也

周書

挽車三十輛

潘擇可貢入京師夢挽車三十輛其弟端甫隨其後時宗

寧五年也至政和三年端甫始就恩科相去已三十年乃
悟挽車者三十載也

吳中舊事

雲輿羽蓋蔽空

鄭儗女年十六名采娘七夕夜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夜夢
雲輿羽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汝求何福曰願工
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裙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
巧

史遺

登車見殿宇

范司成應期會試至張秋水雪載塗將從陸夜夢一躍登
車有一長人授之以鞭乃手執鞭立車前車行如飛若將

入雲忽二吏跪報曰玉殿已近舉目見殿宇門鑠金書三
大字既傳臚恍若夢中所見云

狀元錄

乘桓溫輿

詳什百部謝安

朱輦白獸行草間

詳英靈部元世祖

車中猴

詳走獸部尼妙寂

御秋駕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其

師師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
以秋駕秋駕御法也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昔臣夢受之先為
其師言所夢固秋駕也呂氏春秋

夢占類考卷五

夢占類考卷六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帷服部

帷 帷幙孟氏廟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禋祥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幙孟
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隨而奔僖子盟于清丘之

社曰有子無相棄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遠氏之筮筮副倅也遠氏

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反自禋祥宿於遠氏生懿

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左傳

衣冠 長人朱衣武冠

帷服

初蕭巖蕭瓛之至陳也德教學士沈君道夢殿前長人朱衣武冠頭出欄上攘臂怒曰那忽變叛蕭誤人事後主聞之遂忌二蕭散其衆

陳書

着衣冠上北邙山

唐右補闕毋旻夢着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回顧不見一人意甚惡之無何以熱疾暴終

唐新語

烏衣黑幘

陳甲獵於東野大藪歛見大蛇長六七丈玄黃五色臥岡下甲射殺之不敢說三年後至故見蛇處語同行云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一人烏衣黑幘至其家曰汝無狀殺我

我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未相報今自來就死欲安逃乎其人驚覺明日腹痛而卒

搜神記

脫衣冠臥

詳天象部元順

冠
脫帽授湘東

梁武帝勅賀革為元帝府咨議使講三禮賀將西行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汪革汪告之曰吾夢主上徧見諸子至湘東王脫帽授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賀領之及太清之亂遂膺歸運

梁書

散髮披冠

帷服

予從姪文奇官屯部正郎時夜夢作七言律詩一首既寤憶得有散髮披冠真略節之句明日以語王虞部未幾王擢福建僉憲道吳傳說姪夢適予元兄太學君病作朋儕始疑此夢為不祥無何而元兄化去姪以憂歸服未闋而繼罹予嫂陳太宜人_{之變}一年之內披麻散髮者再始知夢有驗云

兩龍攫巾

詳鱗介部吳文定

衣 衣偏褰之衣

趙孝成王夢衣偏褰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

之積如山明日召巫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褰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而值韓氏上黨守馮亭之詐

衣褰帶後穿

漢孝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以夢中陰自來推者郎見鄧通衣其後穿是夢中所見因而甚見幸

漢書

綠衣人請命

魏文帝尚食將供蝦蟆充御膳帝忽夢綠衣人數百乞貸命後方悟其為蝦蟆因禁採捕

事文類聚

惟服

卷之六

遺一篋衣

薛夏母孕時夢有人遺一篋衣云夫人必生賢明之子為帝王所宗及生夏年及弱冠才術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彌日不息辭華旨暢應對如流帝曰昔公孫龍稱為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非聖人言不談則子游子貢之儔不能過也位至秘書丞居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適符母夢云
王子年拾遺記

虜脫上衣

索充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索統曰虜去上衣下半男
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果如其占
晉書

內中一人着赤衣

宋楠夢內中有一人着赤衣楠手把兩杖極打之問索統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筋象也極打之飽
食肉也俄而驗焉
晉書

孔雀羽衣

齊世祖賸幼夢着孔雀羽衣空中飛舉

繡衣曲領

裴安祖嘗以天熱舍於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飛去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着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

帷服

祖怪問之荅曰感君前日見救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北史

着衮衣倚槐樹

後魏廣陽王元淵夢着衮衣倚槐樹問占者楊元稹元稹
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不久
果為朱榮所殺贈司徒西陽雜俎按北史元順亦夢此告
元暉業而自解之意亦同或是西
陽雜俎誤以順為淵暉業
為元稹耳順夢詳天象部

着朱衣行水上

梁鮑泉之為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而告
之後未旬世祖以其圍河東王譽淹遲不拔遣王僧辨代
泉僧辨至乃背泉而坐曰鮑郎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因出

令示衆鎖之牀下頃之其友人乃夢泉著朱衣行水上因
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
任皆如其夢云梁書

白衣來執手

達奚武在同州值大旱武帝勅武祀華嶽之廟舊在山下
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不可
同於衆人在常祀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聖奧嶽既高峻
人迹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稽首祈請晚
不得還即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嘉
尚武遂驚覺至旦雲霧四起澍雨霑洽武帝聞之優書賜

勞焉北史

朱衣求葺所居

唐韋建除武昌軍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導從數十詣韋曰公將鎮鄂僕所居頽毀非公不能葺治韋寤而志之至鄂經宋無忌廟觀其像即夢中所見遂為新之

兵士着緋背負而出

玄宗夢入井有一兵士着緋禪背負而出明日使於兵號中尋訪無此人又於苑中搜訪見一掌關著緋禪便引見上問汝昨夜作何夢對曰夢從井中背負日出登天上觀其形狀與夢相似乃問汝欲官乎答曰臣不解作官臣家

貧遂勅賜錢五百千

定命錄

丈夫衣青襦

唐開元中清江郡叟嘗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叟與牧童數輩俱驚走自是叟病熱甚旬餘少愈夢一丈夫衣青襦顧謂叟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而寤及曉與其子偕往郡南鑿其地約丈餘得一鐘色青乃向所夢丈夫衣色也遂白於郡守移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忽自鳴聲極震響清江之人莫不驚歎

宣室志

一人頰長黑衣

寶曆中張惟清為單于都護有美政詔命中書舍人高鉞

文其事于石詔至而未有碑惟清方命使採石於雲中未
還其從事盧立夢一人頗長黑衣告立曰吾居於衛公廟
久矣幸遷我于軍城中立白於惟清曰衛公于國有功今
廟宇隳壞願新其土木惟清許之乃修衛公廟鏹其西得
一石方而長其下有刻出張字歷然可辨工人以獻惟清
喜曰天賜吾也於是唐外史以石為碑而刻高之文焉

着宋景衣

李固言嘗夢着宋景衣元和間景頗著時望乃自司刑郎
中出為澤州刺史尋物故固言心疑其夢為不祥及長慶
初穆宗有事於圓丘舊例諫官從駕行禮者各頒禮衣一

襲固言時為左拾遺觀其所服乃書左補闕宋景衣昔夢
始驗云續定命錄

青衣女子求哀

趙文若病亡經七日家人欲歛忽縮一脚遂停既甦云被
一人來追即隨行入一宮城見王戒以猪羊充飽從此不
食肉後因公事至驛忽夢一青衣女子求哀試問驛吏曰
有何物食報云見備一羊甚肥嫩詰之乃青犢也文若曰
我不喫肉遂不令殺報應記

四烏衣請命

桓邈為汝南郡人齋四烏鴨作禮大兒夢四烏衣人請命

覺後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幽

明錄

十丈夫皂衣袴褶求哀

晉陽守宗叔林得十頭龜付廚曰每日以二頭作臠其夜夢十丈夫皂衣袴褶扣頭求哀明夜復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夢雋

出緋衣令服

蜀負外郎劉審義忽夢一人向懷內出緋衣令服之及一年蜀郡牧請一杜評事充倅職奏授殿中侍御史因奏准賜緋勅下杜丁憂不行杜遂舉劉于郡侯侯乃奏授與杜

官是時劉方閒居力困杜因遺劉新緋一領果徵夢焉玉

溪編事

褫去綠衣靴笏

松陵陳益少有俊才領鄉薦嘗夢一人衣道服促左右於巾笥中取綠衣靴笏與衣之益詢左右則曰楊文公也益穿袍覺毛骨寒凜似不能勝道服者歎曰惜乎有此才而無此緣卽命褫去益後不一年卒談選

紫袍黃冠以袖障虎

蘇長公軾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有一虎來噬已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者以袖障之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

帷服

卷之六

投謁曰昨夜驚畏否蘇知其幻術遂叱之曰鼠子敢爾欲杖其脊道士慚懼而去

墨莊漫錄與李士寧正頭骨事相類但君謨不免為所惑耳

十九人着綠羅衣拜告

崔悅遊學至姑家宿明晨姑家方會客悅夜夢十九人着綠羅衣拜告求生既寤見器中有水泛鼈正十九頭遂詣水次放之

玉堂閑話

脫御衣授之

宋高宗為康王時次濟州值靖康之變夢欽宗脫御衣授之未幾以元帥入踐大位

瑞應編

真人求衣

慶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蓑衣真人何中立坐而逝先兩夜宋太皇太后夢何來求衣亟命特賜之以二十四日至遂易之以瘞焉

姑蘇志

着喪衣來迎

桓誓字明期居豫章時梅玄龍為太守先已病矣誓往看之語玄龍云吾昨夜夢君着喪衣來迎我經數日復夢如前云二十八日當拜二十七日誓忽中惡就玄龍索麝香丸聞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亡二十八日龍卒

續搜神記

朱衣長鬚

元世祖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張留

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鬚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
間覺而異之以問留孫留孫曰甲士導輦獸者臣所佩法
錄中將吏也朱衣長鬚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
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進視之果夢
中所見者后疾亦及期而愈

授以絳衣

高皇微時嘗夢滿空燕雀紛紜中一五色巨鳥舒翅而舞
倏升其背乘之以行有青幡數隊前導至而北方見一高
臺四面皆朱闌數偉人立其上狀若天尊召高皇登臺
授以絳衣高皇服之忽然冠履具備霞光爛然繞身乃

復授以一長劍其靶蜿蜿如生龍驚視而覺此上帝明命
之驗也後登極以語魏國公如此云

明興雜記

紫衣人謁見

薛文清瑄母商氏有娠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文清後
以進士歷仕永樂天順間官至禮部左侍郎嘗以氣節抗
中官王振為所中傷幾不免英廟復辟召入閣見石亨
等弄權遂引疾致仕為國朝理學名臣云

黃衣力士

錫山殷俊父病痰不能飲食屈伸殷夜禮北斗以禱已而
夢一黃衣力士以刀刺其父頸疑不祥甚明日驀有軍人



P II

黃姓者造門自言能醫此疾殷異之令醫其父果以針刺
喉中出穢痰而愈如所夢者

荆川集

着緋乘驢

詳走獸部張鷟

裳
令裳飛起

河間國兵張麤經曠二人相與諧善晉太元十四年五月
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椒麤酒酣失性拔刀斬曠曠託夢
于母自說為麤所殺屍在澗間脫裳覆腹尋覓之時必難
得當令裳飛起此處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麤知事露將
謀叛逸出門見曠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母遂報

相告倘垂救宥必厚報之瑤既覺言于左右曰此必縣吏
相迎捕魚為饌急遣人至縣庖人果欲割鮮烹鱸具以瑤
命告之遂投于水中即鼓鬣揚鬣而去是夜瑤又夢前人
泣以相謝云

耳目記

手巾
手巾袈裟布施

唐玄宗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迴
向寺布施及覺問左右並云無迴向寺乃遣募緇徒道高
者令尋訪有一狂僧本無住着人亦不知其所來自出應
召曰某知迴向寺處問要幾人曰但得齋持施物及名香
一斤即可去授之其僧徑入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都

無所見忽遇一礮石乃於其上焚所携香禮祝哀求自午
至夕谷中霧起咫尺不辨近來漸散當半崖有朱柱粉壁
玲瓏如畫少頃轉分明見一寺若在雲間三門巨額諦視
之乃迴向寺也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聞鐘磬及禮佛聲守
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曰唐皇帝萬福令人
引歷各房散手巾等唯餘一分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也
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顧侍者曰彼房取尺八來乃玉尺八
也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也國內
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
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今限已滿卽却歸

矣明日遣就坐齋齋訖曰汝當回可將此玉尺八付與汝
主并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膜拜而回童子送出纜數
步又雲霧四合及散則不復見寺所在矣乃持手巾尺八
進於玄宗及召見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悅持尺八吹之宛
是先所御者後二十餘年遂有安祿山之亂所見胡僧卽

祿山也

逸史疑是幻術

鞋

脫鞋

隴西李益初與鄭縣霍玉締好誓不改娶已而以母命再
婚長安盧氏玉微聞之雖怨益尚期一相見益旣歸鄭縣
自慚渝盟絕不與玉相聞時玉旣病矣一夕夢黃衫丈夫

抱益來至席使玉脫鞋玉卽驚寤以告其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占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明日果有黃衫丈夫挈益至蓋豪士恨益之薄行故兼以酒肴與二人合歡也二人既相見玉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數聲而絕

虞初志

遺履一隻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納涼於庭夢為人毆擊擒出春明門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及居而寤甚困言於弟兄而牀前果失一履旦令人於石橋上追尋得之

問奇錄

褥席見賜

梁衛將軍柳世隆謂其猶子慶遠曰吾昔夢伯父宋太尉元景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公族後慶遠至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繼世隆云

此見南史

坐席與汝

柳遐幼而爽邁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我云我昨夜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

宜勉勵以應嘉祥也後退官至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

此見北史今按二史所夢略同但南史云世隆賜慶遠北史云慶遠賜遐故兩存之

日入裙下

詳地理部高緯

純綺部

絹

絳絹繞身

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絹流繞其

身見長人語令咽之既覺口有盈味

關令內傳

錦

錦可見還

齊江淹自宣城罷歸泊禪靈寺渚夢一人自稱張景陽曰

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

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既無所用以遺君

自爾淹文章躋矣而遲亦以文名於時

南史

覆錦衾

宋朱長文母周夫人有娠夢覆錦衾說者曰是生子必能

文矣已而生長文十歲能屬辭十九擢乙科進士第既冠

授秘書省校書郎所著東都賦論者謂不減班張云

吳郡志

志

絹

絹二疋

沈慶之年八十時夢人以兩疋絹與之謂之曰此絹足度

純綺

覺乃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足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不久賜死南史

絲 絲織為裳

隋越溪綵絲女夜夢神人告之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繭即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絲織為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名耀光綾乃以進之煬帝云隋外史

山上挂絲

北齊薛琬嘗夢張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旦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亮出為幽州刺史北史

巨釘綴絲

洪武十八年乙丑當廷試先一夕上夢殿前一巨釘綴

白絲數縷悠揚日下及拆首卷乃花解元綸上以其年

少抑之已而得丁脩撰顯卷姓名與夢符遂擢為狀元蓋

顯字雙絲也此夢與後夢同疑有一誤

雙絲墜地

國初臨汀張顯宗狀元及第唱名前一夕上夜夢雙絲

墜地云雙絲應顯字墜地則及第之應也後任國子祭酒

往江西起義兵不知所終明興雜記

紗籠中人

唐李蕃未遇時挈家居揚州與高貞外善一日高既來謁

至晚又至李問其故高云朝來看公歸因甚就寢夢有人
召出城荆棘中行見舊莊客亡已十數年矣謂某曰員外
不合至此宜急返某謂曰汝安得在此曰為陰吏蒙差當
直李三郎某曰何李三郎曰住叅佐橋知員外與三郎往
還故此祇候某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此言合
是佳兆但不知紗籠所謂耳後遇新羅僧言凡為宰相者
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乃知紗籠宰相事
也後李竟得拜相云

原化記

老人捧四帛而前

唐開元中有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於峽山寺能梵音

彈舌搖錫而呪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
杖一聲召雷立震時有李朴者持斧翦巨木忽登山見一
磐石上有穴覩一大蜘蛛足廣尺餘有聲暴猛甚朴懼而
緣木伺之覩一虺長可數十丈怒環其穴大呀其口吸蜘蛛
蜘蛛馳出以足擒虺口然火煖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
遂殞蛛躍入穴去朴訝之返寺語金剛仙仙乃同朴驗穴
振環杖而呪之蛛即出於僧前及夜金剛仙夢見老人捧
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能織願為福田之衣及覺布已在
側其精妙竒巧非世繭絲之所能製也乃製而為衣塵垢
不觸

太平廣記

練束白練

歙縣黃墩湖有蜃常與呂湖蜃鬪湖之近村有程靈銑者好勇而善射夢道士告之曰吾甚為呂湖蜃厄明日又來君能助吾必厚報靈銑遂問何以自別道士曰束白練者吾也既異之明日與村人少年鼓噪于湖邊須臾波濤湧激見二牛相馳其一甚困而腹肚皆白靈銑彎弓射中後牛俄而水變為血不知所之其傷蜃遂歸呂湖未到而斃居歲餘靈銑偶出有一道士詣其母求食食訖曰令子為我射仇今又勞毋設食無以報之當為求善墓地使毋隨行上山以白石識其地曰葬此可以暴貴矣尋而靈銑還

母語之靈說馳求之遂遷父葬于其所後侯景作亂率鄉兵萬餘保據新安遂隨陳武帝平賊軍中謂之程虎及陳武受梁禪靈銑為佐命功臣

欽州圖經

玉界余瓊玉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左傳

珍寶部



P19

涉洄與瓊瑰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嬰齊字聲伯初聲伯夢涉洄或與已

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洄之水贈

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

壬申至於狸脰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

從余三年矣言之之莫而卒左傳

玉盤碗帶

晉帝夢一玉盤中有一玉碗及一玉帶皆有碾文光熒可

愛寤以問群臣李慎儀表奏以為玉者帝王之寶也帶有

誓功之兆盤盂乃守器之象實為吉夢

坐玉盆

詳地理部高緯

寶寶埋此地

扶風縣三寶村民夜夢一丈夫腰佩長劍自言光武時與

馬將軍同征交趾得南人之寶後馬以意致遭謗吾恐禍

及將寶埋此地既寤與鄰伍追尋見地有陰晦放光處相

與持鋪掘之深丈餘得寶劍一口并金龜古鏡其地遂名

三寶云宣室志

神人致以重寶

建文君在東宮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即位使者

還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春正月帝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覩乃驚寤命玉人琢為大璽十二月工成名疑命神寶

珍紫珍

隋王度得侯生古鏡能制百邪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賑給時蒲陝間疾癘尤甚有河東人張龍駒為度小吏其家良賤數口一時遇疾度閱之齋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病者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光所照如冰冷徹腑臟即時熱退至晚並愈度乃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泠然自鳴良久乃已度心獨怪明早龍

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曰我卽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托為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為我苦度遂不復用遍照至後月百姓病者悉漸愈

異聞集

珠明暗二珠

二十四祖母夢吞明暗二珠而孕一羅漢曰當生二子一卽祖一卽芻尼昔如來在雪山脩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成道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

神僧傳

金鳳銜珠墜掌中

珍寶

許遜母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中玩而吞之及覺腹動因是有娠而生遜焉

獅子吐明珠

沙門寶澄於普濟寺創營大像百丈功願未終而卒者艾請道積繼之積受衆勤請廣行緣化槐檀十遷而大像成就道俗慶賴感徹人天初積受請之夕夢二獅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寤歎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檀施不窮宜運潛符徵效斯在卽命工匠圖所夢於彌勒大像前

法苑珠林

二白衣各執一珠

彭城劉樞字正一自江陵歸鄂下宿上明洲時夜月微明忽二人扣舟高呼正一云我自鄂下來要見正一樞引首望之于岸下見二人各長五尺餘皆白服便出與語曰卿自鄂下來有何相謂一人曰聞君儒者也故修謁耳遂與同宴夜闌二人俱醉便臥樞甚異之及左右皆相目不敢言乃以被覆之及明尚寢欲喚因舉被見二魚各長五六尺眼雖動而甚困矣不敢殺乃舁致江中是夕樞夢二人衣白衣各執一珠放樞臥前不語而去及曉枕前二珠各徑寸

三吳記

吞珠六十餘顆

進士謝諤家于南康舍前有溪諤為兒時嘗夢浴溪中有
人以珠一器遺之曰郎吞此即明悟矣諤度其大者不可
吞即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為詩裴說為選其善者六
十餘篇行於世稽神錄

吞大珠

遇賢俗姓林氏長洲人母初孕夢吞大珠生時祥光滿室
少溺水泝流復還遂出家東禪寺性嗜酒人呼為林酒仙
醉則作詩時有警句尤能前知人禍福言無不驗人疾病
者書符與之立愈日行路中嘗持一鐵椎見瓦甃輒碎之
人問其故荅曰惡世路不平耳姑蘇志

五色珠

樂史母夢異人授五色珠而生史長而力學有文為南唐
進士第一至宋復登甲科累官兩浙巡撫使撫州志

封珠獻龍

嘉靖辛酉春少師申公時行尚在黉校夢行通衢得明珠
一顆心甚異之謂此必龍領下物也須臾龍果至昂首向
公意在取珠公不欲輕授乃封題云臣時行謹封跪而獻
之龍得珠而翔果大魁天下狀元錄

還珠

郭侍御維賢抗疏論事既上夢旨下有還珠二字已而

聖怒謫譴不三月復職誠特恩云秋官大夫宋公純仁親聞諸郭向予言之

金 金人頂有光明

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後漢書

有金二百斤馬百匹

後魏爾朱兆擒莊帝城陽王徽投寇祖仁祖仁聞爾朱兆購徽乃斬徽首送兆兆夢徽告曰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於是懸祖仁首於高樹以大石墜其足鞭箠之間得金及馬而祖仁死時以為陰報

持金

劉漢宏為董昌所囚臨刑叱曰我節度使非庸人可殺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其錢鏐乎昌乃命鏐斬之

吞金像

齊釋慧約母留氏夢長人擎金像令吞之因而有孕是生約七歲即誦孝經論語史傳披文見意其族祖給事中婁幼瑜每見輒起為禮以為菩薩出世神僧傳

三金爐自天而下

歐陽平有道術而田良逸將含弘行業更高平以兄事之一夕平夢三金爐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潛告人曰二

先生不久去矣我且繼之俄而田蔣先後既去平遊桐栢山亦遯跡焉

二金人

許文度病熱月餘臥榻上夢有衣黃袍數輩與俱行田野間寂無雞犬聲有黃袍者謂曰子無苦壽夭固有數矣文度始悟身已死恐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黃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奇光皎然自水上來黃衣者望見金人辟易不敢偷視二金人謂曰汝何為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慎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

里俄望見里門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見妻子方泣於前後旬日疾少間策而步於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在佛舍下卽昔時夢中所見者心益奇之始以其夢告於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亟聞釋氏有救苦之力乃棄資玩鑄二金人像每清旦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亦瘳蓋其力也文度感焉遂不食生牢閱佛書因盡窮其指歸焉

宣室志

金鏡療目

詳醫藥部張元

銀

已先借用一錠

珍寶

趙雄微時最貧母在無以卒歲夫婦對泣次日掃除拾銀一錠重二十五兩由此稍活後入相例賜白銀百錠既受而缺一錠將以詰守藏吏夜夢左藏庫神告曰某年月日相公已先借用一錠覺而憶想正掃除得銀之月日也夢談

銅

銅人起立

新莽之將亡也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又夢漢高廟神靈譴責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鑄滅所夢銅人膺文遣虎賁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自謂厭勝之矣然則無救於支體分裂之禍後漢書

銅柱跌為蓮花形

詳陵墓部陽休之

錢

磨錢文

文帝問周宣云吾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去陳王植偏於太后但貶其爵魏志

負錢可付泥

貞觀十四年傅奕暴病卒初與道士傅仁鈞薛贖善奕鈞先亡贖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問為誰曰傅奕也又為長命夢見亡人問傅奕受何報曰已配越州作泥人矣泥人者泥黎中人蓋地獄名也真報記按奕素闢佛教如獄之設蓋為此人一語耳考唐書奕卒于貞觀十三年壽八十五其自志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則其年月既訛而非暴卒亦可知然則謬悠不根之談可盡信耶姑錄之以為辨惑之一助云爾

錢有主

建安人見山下數錢流出至山半有大甕錢滿而歌於是推正之取五百餘錢時將雨促歸與其妻復將盡往取之

而亡其甕夜夢人曰錢有主向為甕歌以五百顧爾正之耳

石榴下得錢

劉巢林者篤行人也夜夢至一所有石榴二樹下得錢千緡自念平生無妄想安得此夢未幾里中戴氏延為館師其館中庭前有石榴二株一如所夢及得束脩備千緡遂得第夢談

餽一大錢

弘治庚戌徐文定溥與汪學士諧為主考王文恪鏊為同考一夕送卷至堂汪對王謂昨夢人餽一大錢何也王謂

文如青錢萬選萬中其有異卷乎已而乃錢福為會元震澤長語

醫藥部

續脉丸補精散

昭王即位三十年坐祗明之室晝而假寐忽白雲蒼鬱而起有人衣服皆毛羽因名羽人王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苦請絕欲之術羽人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悟而汗濕於衿席因患心疾即却膳徹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藥名

曰續脉丸補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子年拾遺

記

汝病已除

晉興寧中沙門竺法義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日就綿篤遂不復治數日晝眠夢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為治之刺出腸胃湔洗臟腑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納之語義曰汝病已除夢覺眾患豁然尋得復常述異記

手灌神湯

齊竟陵王崇信內典得熱病夜中垂死夢見金像手灌神湯因遂平復辯正論

觀音授方

李景純傳有一婦人久患痢將死夢中觀音授方服之遂愈用木香一味細末米飲調服

本草

今來為汝治病

釋智璨姓張氏年二十染病經歲醫藥無効忽夢一人形色非常從東方來謂曰我今來為汝治病即以口就璨身次第呼吸覺後病痊遂離俗投安靜寺為慧憑弟子後住寶林寺行法華三昧

觀音授偈洗眼

台州僧處瑫中年病目常持誦大悲呪夢觀世音傳授法

偈令每日呪水七遍或四十九遍用以洗眼處瑫跪授而寤悉能記憶如法誦之不踰時平愈其偈曰救苦觀世音施我大安樂賜我大方便滅我愚癡暗賢劫諸障礙無明諸罪惡出我眼室中使我視物光我今說是偈洗懺眼識罪普放淨光明願覩微妙相

醫說

觀音傳藥

齊建安王患瘡念觀音不息夜夢見觀音手為傳藥明日瘡愈

感應傳

靈前有三丸藥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啜粥持齋以熟菜有味但食生者歲

餘忽夢母曰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下蜎斗子數升

南史

投藥療創

王頌僧辨子也僧辨平侯景留頌荊州遇梁元帝為周師所陷頌因入關聞父為陳霸先所害哭不絕聲隋開皇初獻取陳之策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為先鋒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嗚咽自悲夜睡夢有人投藥比寤而創不痛陳滅竟發霸先塚報父讎云

隋書

授丸一掬

梁隱士何點少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

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為淳德所感

高士傳

金鑑療目

張元年十六時其祖成假平陽郡守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一語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復明元代盲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一老翁以金鑑療其祖目不覺喜躍驚覺徧告家人三日後祖目果明

大王持筋類綆

青龍寺西廊有繪田毗沙門天王者精彩如動祈請輻輳
一人居新昌里因時疫百骸綿弱不能勝衣醫巫莫療一
日自言欲從釋氏因肩置繪壁之下厚施主僧服食於寺
廡逾旬夢有人如天王狀持筋類綆以食病者復促迫之
咀嚼堅勑力食表丈遽覺綿骨木強又明日能步又明日
能馳逾月以力聞先是禁軍懸六鈞弓于門曰能引其半
者倍糧以賜至滿者又倍之此人往應募隨引而滿唐闕
史

醫一切病

襄州人楊玄亮年二十餘於虔州汶山觀傭力晝夢天尊

云我堂舍破壞汝為我修造遣汝能醫一切病寤而說之
試療無不愈者贛縣里正背有腫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數
日平復療病所獲十千造天尊堂成療病漸無効朝野僉
載

米汁注瘡中

唐邢曹進河朔之健將也因討叛為飛矢所中左右與之
拔箭而鏃留於骨微露其末拔之堅不可動計無所施妻
孥輩但為廣修佛事曹進呻吟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一
胡僧立於庭中曹進以所苦訴之胡僧曰能以米汁注其
中當自愈矣及寤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卽泔豈宜漬瘡

哉遂令廣詢於人莫有喻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乞食因
遽召入而曹進見之乃昨所夢也即延之附近告以危苦
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錫曹進遂悟錫為米汁况所見復
肖夢中乃如法試之應手清涼頓減酸疼其夜瘡稍癢即
令如前鑷之鉗纜及臉鏃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
瘡集異記

前僧持刀決目

王侁以病中食狗肉目遂盲不知醫藥唯禱鬼神數年無
報忽有一異僧請飯謂曰金剛經能排衆苦報應神速居
士能受之乎侁從其言請僧誦之數日夢前僧持刀決其

目乃驚寤覺有所見久而遂明數月如舊

報應記

丸藥如桐子

征北叅軍明爽之有一從者夜眠大魘爽之自往喚之不
能應三日乃寤說云被三人捉足忽夢見一道人以丸藥
與我如桐子令以水服之及寤手中有藥服之遂瘥

錄

幽明

食杏仁

孟蜀翰林學士辛寅遜在青城山居其居則古道院在一
峯之頂內塑像皇姑則唐玄宗之女也一夕夢皇姑召之
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明老而彌壯汝有道性不久住

此須出佐理當代寅遜拜請既寤逐日日食之老而輕健
年逾從心猶多著述心力不倦野人閑話

服大黃者生

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盡服大黃者
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不死

薑汁香附

時康祖為廣德宰事張王甚敬舉家不食豬後授溫倅下
體抱疾小愈左乳復生癰繼又胸臆間結核其大如拳堅
如石荏苒半歲百藥皆不能療已而牽掣臂腋徹於肩痛
楚特甚亟禱王祠下夢神語曰若要安但用薑自然汁製

香附服之可也夢覺合服之不數服而愈醫說

乳香飲

吳大嘗以泥補葺善神後因結屋墜梯折傷腰勢殊亟夢
神來云汝昔嘗救我我不敢忘授以乳香飲其方用酒浸
虎骨敗龜黃耆牛膝草薢續斷乳香七品覺而能記即喚
子買藥服之一旬而愈醫說

青木香肉苳蔻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常病苦脾泄困甚其家
人禱于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
編貝珠為之謂萬安曰此疾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

木香肉苳蔻分棗肉為丸米飲下二十九又云此藥太熱
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稽神錄

頰掌散熊膽丸

饒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紹興乙亥之冬募紙筆清旦手
書華嚴經期滿六部乃止癸未之夏五部將終忽兩目失
光翳膜障蔽巫醫鍼刮皆無功自念惟佛力可救次年四
月晦誓心一日三時禮佛願於夢中賜藥或方至五月六
日夢皂衣人告曰汝要眼明用頰掌散熊膽丸則可明日
市藥但得頰掌散點之不効後於道藏獲觀音治眼熊膽
丸方舉室驚喜即依方市藥旬日乃成服之二十餘日藥

盡眼明即日接書前帙增為十部外人病目疾者服其藥

多愈夷堅志

益智青皮珠麝

秀州進士陸迎忽得疾吐血不止氣蹙驚顛狂躁跳躍雙
目直視至深夜欲拔戶而出如是兩夕諸醫通用古方及
草澤丹方不効舉家哀訴所事觀音夜夢授一方用益智
一兩生珠一錢青皮二兩麝一錢碾細末燈心湯調服既
寤如法服之即愈醫說

牛黃金虎丹

趙子固母劉氏左足面一瘡下連大指上連外踝痛楚殆

不可忍而百藥不驗如是二十餘年病轉劇一夕趙夢四神僧坐一室中趙亦坐因而發嘆一僧問故趙以實告僧云可服牛黃金虎丹既覺驚異試取藥半粒服之良久腹大痛舉家且悔俄而下礪塊物如鐵石者數升是夕瘡但微癢而無血數日成痂遂愈蓋誠孝所感云 百一選方

羊肝丸

定海徐道亨父沒奉母周遊四方事之盡孝淳熙中到秦州宿於逆旅因患赤眼而食蟹遂成內障欲進不能素解暗誦般若經出丐市里所得錢米仍持歸養凡歷五年忽夢一僧長眉大鼻托一鉢盂中有水令掬以洗眼復告以

當服羊肝百日徐拜乞方僧曰用淨洗夜明沙當歸蟬殼木賊各一兩碾為末將羊肝四兩煮爛搗和前藥為丸桐子大食後熟水下五十九百日復舊與母還鄉

菘荳粉

汀洲瀝口市民陳公出行擷折一足忍痛叫菩薩越三晝夜夢一僧拄杖持鉢登門問所苦陳曰不幸折一足貧無力訪醫只得告佛僧曰不用過憂吾有接骨膏方正可治汝便買菘荳粉於新鐵鍋內炒令真紫色旋汲水調成稀膏然後厚傅損處須教徧滿貼以白紙將杉木縛定其效如神語訖僧忽不見陳亦寤如方修製用之果愈 醫說

天南星法

張汝明至孝居喪飯脫粟飲水無鹽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踏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為孝感云

人參胡桃湯

溧陽洪輯幼子佛護病痰喘醫不能治輯窘懼投哀請禱於觀音至中夜妻夢一婦人自後門入告曰何不服人參胡桃湯覺而語輯輯灑然悟曰是兒必活此蓋大士垂教爾急取新羅人參寸許胡桃肉一枚不暇剝治煎為湯灌兒一蜺殼許即愈蓋人參定喘而帶皮胡桃則斂肺也

說

飲吉財草立死

有一里媪病蠱其子為小胥邑宰命以吉財草加甘草汁飲之小胥暮乃具藥及旦將飲其母母夢人以飲吉財草立死遂不肯飲小胥以告宰宰曰是中蠱者為祟也力勸飲之果愈

投荒錄夢有不可盡信者此類是也

范政將藥來

著作佐郎楚寔疫癘四十日不知人後一日忽夢黃衣女道士至寔所謂之曰汝有官祿初未合死因呼范政將藥來忽見小兒持琉璃餅大角碗寫藥飲畢便愈及明許叔冀令送藥來寔疾久困初不開目見小兒及碗藥皆昨夜

所見因呼小兒果名范政受藥飲之其疾遂愈 廣異記

令超治膊

復州醫王超善用鍼死經宿而蘇自言夢至一處城壁臺閣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召前脉視左膊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卽為鍼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視畢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內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卽畢也俄有二人形甚竒偉分處左右鼓巨箎吹激聚眼扇而起或飛或走為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曰有生之類先死為畢言次忽寤 酉陽雜俎

神呪救瘡

薛義與叔母韋氏密于桐廬遇疔疾數月綿輟幾死韋氏憂之夜夢神人白衣冠袷單衣韋氏因合掌致敬求理義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瘡則不可治矣因以二符兼呪授韋氏呪曰勃瘡勃瘡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但疾發卽誦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時韋氏少女年七歲亦患疔疾旁見一物狀如黑犬而耗毛神云此正病汝者可急擒殺之汝疾必愈不爾汝家二小婢亦當患瘡韋氏夢中殺犬及覺傳呪於義義至心持之疾遂愈韋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 廣異記

延平神賜藥

福建崔從事檢身正直為幕府所重奉使湖湘復命在道
遇賊同行皆死唯崔倉皇中忽有人引路獲免中途復患
疴疾求藥無所行次延平津廟夢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
覺頓愈

北夢瑣言

道人與藥

女人唐廣真既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而愈自是與夫
仳離從而入道往平江謁蓑衣何先生何稱為仙姑號無
思道人淳熙壬寅二月赴郭氏飯未竟驀還寓廬即昏兀
如醉兩夕小蘇言方在郭家飯次若有喚我者出門逢呂

純陽曹混成狀道僧三人引至海邊跨大蝦渡海因隨遊
名山洞府及到冥司純陽令住元靜吳真人洞中學書書
大字寫詩二百餘篇純陽問曰汝欲超凡入聖耶身外有
身耶留形住世耶棄骨成仙耶對曰有母尚存願盡孝道
曰如是則且留形住世遂持丹一粒分而為四投之盤中
圓轉甚疾攫得其一吞之自是辟穀高宗聞其名降香往
請符水召入德壽宮宣問符水靈驗是甚法對曰不曾行
法但以心為法神為符氣為水耳上悅書寂靜先生四字
以賜之

姑蘇志

道士授辭

郭仁表居冶城北因得疾沉痾夢道士衣金花紫帔從小童自門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色厲曰甚則有之既寤疾甚數夜復夢前道士至因叩頭遜謝久之道士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爲將疏方卽跪奉之道士書而授之其辭曰飄風暴雨可思惟鶴望巢門歛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茲不能行此欲何爲夢中不曉其義將問之童子搖手曰不可拜謝道士自西北而去因爾疾愈

稽神錄

道士以簡撫身

河南劉崇遠有妹爲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勞

瘦甚且死其妹省之衆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妹衣遂不見病者既死妹亦病俄而劉氏舉院皆病病者輒死劉氏縱崇遠求於徐明府明府素有道術乃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疋吾爲爾療之如言送絹訖翌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徧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寤遂輕爽能食異於常日頃之徐封絹而至曰置絹席下寢其上卽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視其絹乃畫一持簡道士如所夢者

稽神錄

鬼云已差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秋

夫起問曰汝是鬼邪何為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
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為樂游吏患腰痛
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生為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
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
水中可也秋夫如法為鍼腰目二處復薄祭遣人送後湖
中及瞑夢鬼云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
年為奉朝請虞初志

韻語藥方一紙

虞雍公并甫紹興二十八年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憇北郭
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泄痢疾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

類神仙居一人披服如仙官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
一紙讀之數遍其詞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脚不瀉則痢不
痢則瘡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
療醫家大錯夢回尚能記即錄之蓋治暑泄方也如方服
遂愈夷堅志

勿亂服藥

有一貴人病瘵其尊人欲以翦草膏治之九日而藥成前
一夕病者夢人戒以勿亂服藥次日遂狐疑不服及強之
將服又為屋土墜器中不果服再合未就而病者卒矣乃
知藥甚効而病者當死鬼神不令得服也大觀本草此夢
類吉財草事

神授藥劑

元陸思孝母病瘠醫禱不効思孝方欲割股肉為糜以進忽夢神人授以藥劑寤而得之以療其母痢果愈

紹興志

餽藥如丸

陳太后夢一神人朱衣象簡餽藥如丸燁燁有光吞之既覺異香襲體因而有娠至大曆元年九月十八日遂生我太祖高皇帝

白丸子

乙丑春予下第歸至青徐間遭風波之警抵家復過飲身中覺有微苦明年罹嫡母葉太夫人之變每哭泣罷曾傍

痛楚如此日加眠食漸減肌肉消盡醫者難之又明年九月初二日乃吾母許太夫人誕辰是日也將暫從吉稱壽觴五鼓即覺自嫌太早復就枕則夢入玄妙觀觀木無廊夢中乃有廊至東廊下遇全真數人蹣跚而來其一人秃頂予戲云此似倭奴後一人長身廣頤向予曰我輩八仙子何得倭奴我予即訴以病求療仙笑不答予乃跪而哀懇之仙曰我為汝視脉其視脉不似今人視脉屈予中指而按其下云子胸中有瘀血不下則死我與子藥乃探筐中先取一味色如甘草又取一撮丸子狀如今青州白丸子然予請曰師仙也今我夢中乃得見耳何從取藥仙曰

子無論此當以腹中響為驗予問所寓雷殿語未畢而
覺覺則中指尚痛腹中輒輒有聲明日與友人王君之輩
同至雷殿物色之則皆星像無有仙也君之謂羽士房中
或供之乃轉殿後見湧壁塑渡海八仙其長身廣頤者純
陽子也此後予病漸減後服蒼朮丸色白如夢中益有驗

粉丸如鷄卵

虞山之巔玄武神祠在焉靈聞四達三吳之祈者報者日
無慮數百千人群乞長跣道周候若人而乞焉有啞乞胡
章一者梅李人也乞不能呼乃綴鈴左手搖以代呼而以
右手指其口舉頭捨地東西行者輒擲以一二錢多或至

十餘錢有恠弗與者亦聽其去不乞也日暮積所擲善呼
者反不逮啞于獲最少者又分與之遂能雄於群乞間啞
前後積錢可數百緡遇途不治者梁且圯者輒捐錢助其
役旋乞旋助不留一錢一夕夢玄武神界以一粉丸大如
鷄卵命吞之厥明能言矣棄鈴不搖也然舌猶木強不可
了了逾月而口吻清利顧似僖父語不類吳音噫亦異哉
夫啞天譴也又不能自活而假于乞亦何籍而為善也以
勞且辱得錢而以慷慨散之散以利物錢得所用此其一
念天實臨之矣前此生而行惡故譴之以啞今此生而行
善遂報之以能言天其假伊人以警衆耶毋謂天為無知

謂小善為無益也而世之稔惡不悛辯口自文者將啞報
於再生矣 節郡理孫公樓啞乞傳

開心納藥

詳人身部尹知章

飲以藥酒

詳飲食部楊沛

夢占類考卷六

